

旅途中
始终有一根线
牵扯着自己

那就是西藏的味道，
西藏的芳香。
那就是西藏的胎记。

楞本才让·二毛
著



阿尼玛卿的 碎羽

民主与建设

The Feathers of
Anemagen

楞本才让·二毛

著



阿尼玛卿的 碎羽

The feathers of
Anemagen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8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阿尼玛卿的碎羽 / 楞本才让·二毛著. —北京：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，2018. 3
ISBN 978-7-5139-1919-7

I. ①阿… II. ①楞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8）第012832号

阿尼玛卿的碎羽

A NI MA QING DE SUI YU

出 版 人 许久文
著 者 楞本才让·二毛
责任编辑 刘 芳
封面设计 中尚图
出版发行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电 话 （010）59417747 59419778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中路10号望海楼E座7层
邮 编 100142
印 刷 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21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139-1919-7
定 价 59.00元

注：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联系。

目录



远去的牧人	003
2012的雪顿节	013
与根敦群培共眠	021
等我带领的人	025
「独善」与「慈航」	037
有关《西藏病历》和「卓」的手记	043
直孔梯寺猴年大法会	047
打开这个画卷，等于打开了一个世界	057
假寐与迷糊，还有焦灼	063
算了吧！我什么也不写，我只是书写……	069

PART 2 浪浪的浪浪

静谧的光	095
忿怒	097
觉姆	099
路	103
河床	105
月色海 I	107
月色海 II	109
无言的手印	111
马背	113
红鸟群	115
梦呓	119



无望之语

言

才让拉姆

泥泞和沼泽

甘露

慈航

彼岸

梦游手记 I

梦游手记 II

梦游手记 III

青藏酒令

生命的礼供

121

123

125

127

129

131

133

135

139

141

143

147



火供与水祭 I

火供与水祭 II

出行

元素

坛城

无量界

风马

寓言

字符

如意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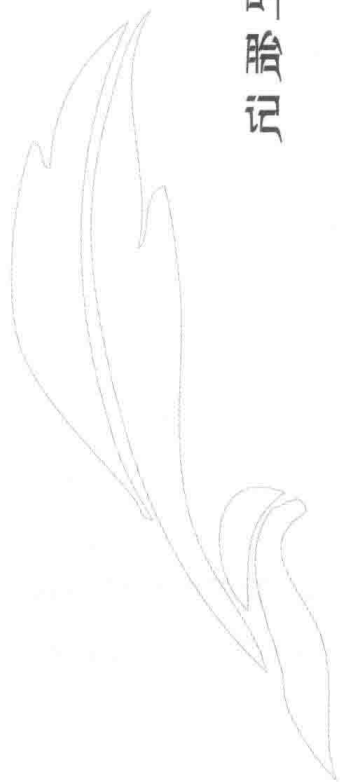
慧眼

大手印



PART 1

私密的胎记



私密的胎记——混沌的呓语——西藏的手印

远去的牧人

每次路过草原。瞭望无尽头的地平线，清香的野花和蚂蚱，还有头顶上的鹰，都让你满满感受到这样一个别样的国度，草原帝国，大陆主人，万水之源，众山之首。

草场退化，周边沙漠的线条逐渐逼近，这些感觉与自己无关的话题或者事件，现在出现了。春天混浊天空的扬沙，饥饿的羊子晚上开始嚎叫的时候，牧人感到心疼，更直觉地意识到，从前的日子所剩无几……

即将到来的不是世纪的迁徙，而是草原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

件——定居。

草原具有可怕的化解能力和吞噬肠胃，几乎所有不用运走或者运不走的東西，都拋在了草原，那些啃干净的羊骨头、牛头，还有动物的死尸，都弃置草原，或暴露阳光下，自然晒化，粉末被强劲的风吹走，或者在低洼的地方掩埋，那些可能滋生的病菌就不会生存，而油脂的动物尸骨恰恰是草原上的肥料，就是一片腥味，也被风吹得远远的，消失在草原蓝色的海子上空……

迷失于草原的事件，可能永远不会发生，因为被规划过的草原有了标识，有了地标性的识别客体。迷失于草原，这听上去浪漫至极的事情不会发生了。有了定位系统，可以测定人与有水、食物地点的距离，来决定自己的方向、行走时间，以及所要耗费的能量。一切都是安全的，除非是连牧人都很少涉足的草原深处。狼已经不可能来吃你了，因为它面临的危险远远超过了你。少了狼，那些混迹于草原的一些家伙就欢喜起来，丑陋的豺、火红的狐狸、狸猫，还有可爱的野兔，它们在天堂般的绿毯上过起自己的日子。牧人一般是不会猎杀它们的，食物已经足够了，虽然草场退化，羊群减少，但各种各样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。

古老的畜牧传统手工艺制作，开始逐一消失，幸运的是，它们尚能变成一些劣质的工艺品、装饰品。老人垂暮，匠人改行，孩子在内地上大学，女儿先是在城镇打工，勇敢地开始养活自己，然后

成家，带着丈夫和孩子回来数日，重新回到他们城镇上的小窝。无垠的草原夜晚少了婴儿的啼哭和女人的喘息，如同死了一半。从来没有过这样僵硬无情的草原之夜……

许多夜晚，手工活也慢慢停下来，一停，就很难再捡起来。工具散失，一时半会儿找不到，手也生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手工的东西，已经用不上了。没有意义再做了。大量的、便宜的、耐用的东西纷纷涌现。

这是畜牧文明的挽歌，这是一个沉醉在创造美、歌颂美、欣赏美、追求美的民族致命的洪灾，只是，认识到的人还不多，惋惜、叹息、失意的人不少，但是，真正从某个角度或者高度，呐喊、呼吁、发火的人寥寥无几。

热闹的定居点上，人们开始选一些花被子。曾经厚重的羊毛被子被放在柴火房里，不久，就被扔了，见不到阳光，不着体肤、不翻晒的皮袄是会发臭的……

于是，许多博物馆相继诞生，意义非凡。建造类似这样的博物馆非常艰辛，人们总以为无非是收集一些不用了的旧东西，很难找到的老古董、爷爷辈的火枪、奶奶们出嫁时的辫套、变了形的靴子、一两块叫不上名字的兽皮……

其实，说是“博物馆”并不到位，不刺激，不带劲，应该称之

为“纪念堂”为宜，更多的是一种祭奠的心理促成许多人的热心和激情。有些人拿出金丝野牦牛化石一样的头骨捐给某牦牛博物馆，此博物馆更应叫“牦牛文化馆”——牦牛还未灭绝，牛粪还散着热气，远未到“博物”的地步。

帐篷进入博物馆，夜里的一点光亮熄灭了。篝火的灰烬、温度慢慢退去，火塘边的神话童年提前结束。帐篷里发生的“情事”已不再可能。从前，帐篷间虽相隔很远，但一声哨响，乡亲就会策马赶来。不管是路过的猛兽，还是陌生人的气味，在遥远的地方就能嗅得到。藏地的草原没有蒙古高原上那样欣欣绵长，淹过羊背，而是最典型的高山草甸，几乎每株草都带有弹性，微微弯曲贴着地面。就是这样的肤浅，你眯着眼睛，似睡非睡之间，会被牦牛粗壮的呼吸喷醒，还有一溜溜黏糊糊的口液，这时，牦牛已经能舔到你的脸了，睁着圆鼓鼓的牛眼睛——这么一个庞然大物靠近，你为啥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呢？这就是草原的诡异，轻抚的草浪糅合了一切，包括草原上几次战役的血腥味、哀号声，都消失了。虽然科学已经证明，所有声音都在一个位置上，只要生成，永不消失。

草浪珍藏着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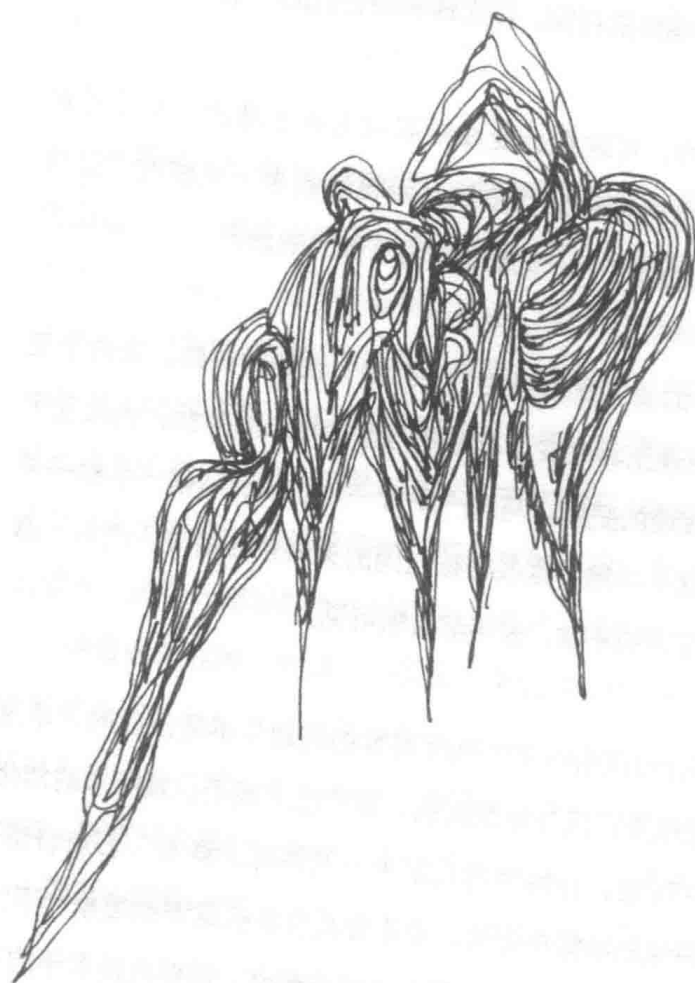
从帐篷搬进定居点，一排排缺少最基本的美感和便利的水泥房子里，隔壁就是熟稔的叔叔，但中间空心砖的墙无形中形成两个单位，两户人家，不同的生活、休息方式开始互相干扰起来。

藏獒就更加有了自己的传奇——它变成了宠物，开始脱毛，受用狗粮，为适应新生活、新环境竟开始摇起尾巴。至于那些凶猛的，不担心，有青海人焊接的铁笼，结实地等待它们的怒吼和咆哮。

牧女是最美的，可现在会变成定居点上善于算计、斤斤计较的小商店主，廉价的防晒油让皮肤开始粗糙起来，从前的“红耳团”“高原红”真的成了一个记忆的符号、前世的胎记。

草原和大地的关系发生裂变，和公路、铁路的纠缠，来自于交通工具本身。交通工具改变了草原的习性和牧人的脾性，也改变了河流的方向和牧场的肥瘦。马蹄—牛背—羊肋条、马鞭—牛粪—羊毛、马鞍—牛驮—羊尾，这些特征之间的关联正在消失。汽车、摩托车在草地上压出的车辙，来年都清晰可见。

难道你不让牧区有汽车？这样弱智的问题是不屑回应的。草原上的我们太过放任，因为她的沉默、她的逆来顺受、她吓人的消化能力和健忘。可是，在她薄薄几厘米下的沙砾、裸石、石灰岩渣，有几个人安静深刻地蹲在旁边，会不会具有危机意识地想象一下？表皮一旦被揭起来，自然修复那个沙眼或瘢痕，需要六百多年的时间。你绝对不用担心放个屁会影响草原的空气，但是，你一定要留心脚下踩下去的那个坑！



地
2009.7.22
时金景
时金

网围栏绝对是一个伟大的发明。它其实是非常遭人愤怒的一个物件。试想，架设网围栏的地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地方？要么是见不得人的，要么是不让人见的，再就是明目张胆的陷阱和公开的阴谋。

这样一个带着愚蠢手工的发明和处处弊端的东西，突然有一天出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告诉生活了几千年的人们说：科学放牧，科学地休养生息，科学地吃草，科学地喝水，科学地发情，科学地交媾，科学地睡觉……

夜晚，草原像个集中营，会引发人的突围情绪，极易患上“悲壮欲”。

白天，晃眼的阳光下，感觉看守在睡觉打盹，想去夺过来一把剪刀。

当千辛万苦的游客一路亢奋着到达草原，在山峰下、草原上发出“耶”的一声的同时，举起的那个和自己没半毛钱关系的V字手，网围栏就是他们身后的帮凶，是他们粗略的旅游文化的一部分垃圾镜头，是钉在耻辱架上的民众低俗文化的证据。

从每个角度看过去，草原都像一个正在被布置的战场，但执行者显然缺乏审美，于是，草原变得狰狞起来，陌生起来。许多困在网围栏上、缠在铁丝上的羔羊成了狼和豺狗的食物，意外的是，这次它们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去追撵，厮杀，当野兽窃喜的时候就是

它们野性本能丧失的开始。

天在看，是真的。

最让人紧张的是，最后一代传统意义上的牧人，真的远去了……

农区的老人们蜷缩在屋檐下、坝子根、树荫下，或者炕头，而牧区的老人则完全暴露在阳光下。炙热的白天，帐篷里虽然清凉，但帐篷周边有许多要做的活儿：剪完的羊毛要打捆，背到河边去洗；曲啦（牦牛奶做的奶酪）刚刚晾干了一半；要把牛粪饼垒起来过冬；拴狗的绳子有些旧了，需要换一根更结实的；毛毡快要织完了……

在老人和壮年的劳动中，年轻一代大多在搭建旅游帐房，在镇子边上倒卖虫草，还有的在谈承包水渠挖土方的事，也有人计划着去更远的地方走走，那里有弟弟妹妹在上学……

他们再也回不去草原了。他们懵懵懂懂的，有些悲伤的感觉，有些莫名的惆怅。有时候，他们会久久望着草原，草原太大了，而草原之外的世界更大，而且更精彩，更有味道。

草原逐步迎来了老人的黄昏。

孙子们再回来的时候，老人的牙齿基本上掉光了。孩子们会带着相机和观光客、同学回来，“家乡的景色真美啊！”只要是赞美，谁的口气都是一样的。

许多人开始做田野调查，纷纷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；许多人写

